

甲子仲冬

宿窓漫錄

碧石老人題

中華民國十四年正月再版

(客窗漫錄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同昌張六合

琴石山人

版權

閱印 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印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所有

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街
北門斜街
京橋梅竹斜街
長濟奉天鼓樓北
沙南西門大街
南陽大街

總發行所 上海

拋河南路
球場

會文堂書局

叙

余本恨人。又逢恨事。故每當西窗人靜。酒闌燈炪時。追懷已往。百感交生。不禁搔首問天。歎歎欲絕。雖然世局冷暖。今古同然。念前哲之多窮。輒撫衷而自慰。愁成騷國。不妨以筆陣破之。此是編之所爲作也。余不文焉。敢舞筆弄墨。效隨園柳泉輩。鋪張人鬼。亦無非藉中書君之奔馳。以寄託無聊之感慨耳。噫。前因多孽。花墜藩溷。人生到此。孰不拊膺已矣乎。世與我遺復何求。亦惟芒鞋竹杖。逍遙於江山之上。挹清風。抱明月。聊以自娛。豈必希塵世之知耶。然則是箋箋者。亦多事爾。噫嘻。

民國第一甲子孟秋同昌張六合識

客窗漫錄

目次

黑世界	古今一夢	周生	鷄心人	景冷齋
宴昌	燕子	馮天縱	寥碧娘	王廷贊
小人	雲化	陸文通	蒼髮翁	崔小齋
岑顯仁	蔣東藩	水怪	女化雉	徐光斗
桂繁	道士	男化女	陳女	胡氏
堪輿翁	艾虎	汪伯亮	狐悲	頭滾
王振女	妖戰	小兒指	孟女	董某
麗娘	義牛	奚伯仁	李彩雲	乩卜

客窗漫錄 目次

二

火光	馳鼠一	馳鼠二	酒蟲	鷗妻
姜氏女	轟車廉	門永泰	胡大姑	柳出血
轟車廉	柳濟	閻羅包老	張兒	八哥
轟車廉	溫生	四面皆黑板	陳雲銘	班學海
轟車廉	李筠節	伍鐸	士人化狐	陳氏
轟車廉	甘永滋	柴英	口孽報	花花
轟車廉	周海量	石硯	大蒼蠅	章文裘
轟車廉	燈異	二燈籠	呂湛	女化蝴蝶
轟車廉	可憐寺	孟好古	馬芬	某翁家
轟車廉	貓語	犬語	詐騙	楊大郎
轟車廉	大鵬	餓狗村	刀異	

客窗漫錄

黑世界

屠生春陽燕人。乙卯冬。讀書樓上。某日午。有聲自西北來。屋宇動搖。床几作響。知爲地震。乃按卷端坐。以待其過。忽崩然一聲。地遂爆裂。樓因沉陷。生駭極。閉目伏桌上。隨卽風颶颶。水汨汨。移時始定。繼聞雞犬聲。展睞視之。仍坐樓中。筆墨書札。未少移動。悚然異之。忽聞門外有咮咮語。又有小兒咋呼曰。那來一座樓。可告我父去。隨作踴踴蹀蹀之聲。生益聰聰。出門顧視。見景色晦暝。日影暗鶯。如在雲霧中。風氣爛鼻。味頗腥臭。溝渠中有紅水淙淙。流地皮山色。俱黑如墨。草木葉亦黯然焦卷。時有二人由東北來。年俱三十。顙頷間皆生小鬚。肢幹亦甚鼠庭。見生相顧小語。及至前。皆跪地下。呼以夫子。生愕然問之一。一人曰。大王前日出曉諭言。今午有中天聖人來。適豚兒報有紅樓落雲丘。知是聖人至矣。故約友輩擬往朝謁。無意中得仰聖範。光彩矣。光彩矣。生呼之起。問以何地。曰黑世界。王爲誰。曰土豪。曰主何事。曰生殺予奪。錢穀出納。皆握之。域內亦有聖人乎。曰有。已返中天矣。聖人何所作。曰提撕警覺。即使黔首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而已。落此地亦能返否。曰能。但得大王之許可耳。生得情不盡快。快乃垂首入室。見案上置鐸鑼十數張。異之。取啖之。味頗甘美。食畢。一少年提壺掩入。置壺案上。向生五

體投地。生命起坐。問所欲爲。答曰。弟子奉大王命來爲夫子役。適纔送餅來。夫子出未歸。餅寶泉水製之。不知美否。生曰。雖無中天美。亦覺適口。又曰。大王聞夫子至。卽備鸞輿。諒明日必來拜謁。言已。傾壺茶於盤。捧以呈飲之。芳烈。時已昏暮。遂和衣臥。及翌晨。有武士登門。報大王至。俄而鐘鼓大作。雜亂無律。又有齧栗聲。生乃躡履出迎。見輿蓋黑光爛熳。不類世物。左右皆白衣。俱赳赳擎洋槍立輿兩側。王下輿。向生拱手曰。夫子辱臨。寡人願預有失迎候。望恕不恭。生亦披拜曰。臣鹿鹿庸夫。何敢勞王顧視。乃相攜入室。對面坐。少年獻茶。王曰。早欲聘先生。傳教敵國。以挽頽風。不知先生果肯賜盡力否。生曰。臣才同襪縫。有何德能。雖鞠躬盡瘁。亦恐致大王缺望。且臣家業寒薄。老母菽水。惟恃筆耕。望大王心存惻隱。賜以早歸。王曰。先生勿躁。三年後絕不強留。此寡人同文武官議定之期限耳。況箇中鮮衣美食。不乏供給。何必以家爲念耶。生乃惝然俯首。王遂作齒齒笑。時日欲夕。王辭去。生由是設帳講學。就學者數百人。生固燕北名士。力宣孔道。又間以新學說。及四月。國俗漸進文明。卽山川日月。亦有重新之象。王喜。賜白璧百雙。夜光千顆。生均卻之。惟乞早歸。一日。少年自外入。謂生曰。大王以夫子念母心切。將欲送歸矣。問何時。曰定期不知。諒不遠耳。生大喜。靜候佳期。曾爲衆弟子覺。俱愀然不樂。作警晝之聲。生百般撫慰之。乃得止。翌日午。生正闔目定靜。忽崩然一聲。樓隨風起。種種聲態。無異來時。已而聞人語喧嘩。知至地上。出視之。果歸故處。滿園花草。已葱葱郁郁矣。時其妻母皆越短牆來視。見生駭走。生阻止之。歷述底裏。妻母始轉。

驚爲喜。互相慶幸。鄰里聞知。皆來瞻詢。得故無不愕然。生見町疃間泥水滑淳。問之。母曰。樓陷後。此地卽汪洋噴溢成一大池。縱橫三丈許。深不測底。吾與爾婦日坐池畔哭汝。孰意亦有今日耶。言已大嗚咽。妻側立亦爲哽咽。生力勸慰之。始皆止泣。

騷國氏曰。近代宇宙麗蘘。山川無色。儼然一黑世界。又安得天生聖人以挽維之耶。

古今一夢

常達時北鎮人。胸襟瀟洒。惟功名念切。屢戰輒北。意甚抑鬱。一夕臥覺飄然出門。徘徊路側。俄至一處。見樓閣櫛比。參差雲霄間。車馬甚雜。游人如蟻。細視之。不辨其處。未幾出而東半里許。入一山坳。兩旁有樹千章。巨細不一。葉大似盤。作傘狀。開紫花。又有小雀如鶴鶩。飛鳴其中。均不知其名。又數武。至一蘭若。門旁有臥石甚巨。一僧趺坐焉。趨近揖之。僧起答禮。問何得來。常告之。僧延之入。旣坐。童子獻茶。茶畢。僧又命童子作饌。已而酒肴畢陳。常不善飲。數斗山頹。欲臥。僧乃命童子導常入一小室中。置木榻。枕席俱備。常遂假寐其上。俄酒醒。聞琴聲。昧耳。意僧撥彈。欲就作別。方出門。見殿宇丘墟。微有遺跡。一少年鼓琴樹下。衣冠式樣。迥與世異。顧已所居。乃石洞也。遂大驚異。急覓小徑奔回。而滿山禿兀。阡陌縱橫。與來時別成天地。及出山口。大川前橫。有十數葉舟。簸盪於濤波谷中。念此處烏得有此。益駭異。欲渡呼舟。苦不得聞。正窘急間。有數人曠曠從東北來。服著悉如鼓琴者。見之。

皆指笑。常征忡尾之行，忽一大人自溝中出。高與樹齊，手持大皮囊，兇惡可畏。衆呼官至，驚愕四竄，常亦隨之奔跌地而悟。汗淋淋如雨下，推窗視之，殘月猶明，村雞亂唱矣。復反側炕上，歷思古今變遷，成於一夢而一世浮生，更無非夢也。何必求顯貴以取人之畏服乎？功名之念由此遂絕。

驥國氏曰：人生傀儡場中，不過黃粱一夢耳。既不能展志匡時，裨益邦家，寧可枕山棲谷，抱道自重。若專心以紫朱是務，豈不俗而鄙乎？

周生

周生冰潔梨樹落魄一士人也。家甚寒微，常終日不一舉火。性又鋌傲，欲出傭無任之者。因以困甚，乞食於街。又以遇故雨爲羞。遂流落山東界。有叟見而問之曰：「子有廢疾否？」曰：「無。」叟笑曰：「以健全之身心，不謀進取之事業，幹此道亦屬癡絕。」周歎曰：「我豈癡耶？不過蒼天太偏耳。」叟因叩以平生具告之，無少諱。叟憐而傭之，令主簿記積半年，以因人跔踏，又辭出，仍丐於街，或戲之曰：「子命亦特薄。」一盜安穩飯，獨享受不起耶？」周怒曰：「我寧餓死壕溝中，安能朝夕受守財虜，胭脂虎們白眼咄咄耶？」皮相人烏足與高士談，言已，遂高視闊步，引吭誦送窮文，聲調悲壯，聞者慨然。及月餘，因益甚，思人生世間，不得溫飽，良不如死。時日已落，加以枵腹難堪，死意遂決，乃投環道旁大樹上，將伸頸欲縊，忽聞耳畔有人作小語曰：「子勿死，返里當富。」愕然視之，杳無一人。意必好運將來，神人暗中。

指導之也。遂解繩入村討飯食。之宿破廟中。翌日卽東。及入瀋陽界。四月已杪。田猶赤露。問之人。由春未雨。至遠陽界。凶歉益甚。甚至家幾不見炊煙矣。乃仰天嘆曰。此我當富地耶。遂觸石而死。

騷國氏曰。英雄抱痛。豪傑含悲。雖緣不偶。亦因窮耳。故囊底羞澀。鬢髮卽醜。牀頭金盞。顏色全消。不然。買臣豈欲見棄。季子寧樂與悲乎。是以塞北遊人。難揚眉於街上。陝西飢客。共洒淚於窮途。有由然矣。卽逐貧之賦。送窮之文。亦無非因世態喜富人情惡貧。感於中而發之於外者也。故古今陋巷悲歌之士。窮途痛哭之人。衆皆笑之。余獨憫焉。又豈非以同病而相憐乎。噫。如周生者。旣見棄於人間。又見欺於鬼魅。誠可哀也已。

雞心人

同昌彭。頑而無賴。其左鄰鄧某家畜鷄鴨甚多。一日彭偵鄧外出。竊其一鴨烹而食之。會爲鄧婦覺。登屋數罵。意皆在彭。彭怒甚。及夜半。又竊其一雄雞來。肥胖重四五斤。割之去其毛。開膛取腸。而雞心忽突突躍出。墜地化爲小人。如夜叉狀。高半寸許。嚶嚶作語。曰。日覩彭賊。卽遠避之。不幸又陷賊手。聲細如絲。略可辨聞。彭大駭。急揮之以刃。小人左右衝竄。轉瞬間。飛彭面上。猝之已投入鼻孔矣。俄覺腦痛欲裂。遂踣地大號。妻聞聲。大驚出視。時彭垂涎滿地。氣絕而屍挺矣。

騷國氏曰。鷄鴨微物也。攘之尙遭慘報。若奪小民之脂膏。以肥自己之囊橐者。得不恐而畏乎。

景冷齋

景生冷齋江蘇常州人。好古自重。二十未婚。每見婦女。輒俯首走避。里人甚器重之。生以延師不得。遂自課於宅後菜圃之小齋中。雖三殮亦必置書坐側。其父卓只生一子。恐生書淫過度。損傷神經。恒令輟止而休息之。生不從。父怒乃釋卷。然仍背誦不已也。後爲卓覺。籍制益嚴。生甚拂意。欲讀書村東山寺中。乃請於父卓。以寺內花木繁雜。足以分其癡性。欣然許之。又與一僮爲之服役。生喜。遂整裝往。至則向僧假屋。僧與卓最善。因令生自擇。生以殿角耳室頗僻靜。糊窗墨。遂下幃焉。時當夏季。酷暑異常。小室湫隘。且向日光。誠覺燠苦。故每於晚膳後。卽乘涼花叢中品紅評紫。極得騷人之概。一日晨偶出小立。見左隣門前站一女郎。年可十七八。體態輕盈。嬌媚橫生。服裝焜耀似貴家女子。念山谷中。何得有此。乃注目之。女郎笑曰。讀書士本君子行。焉可頻涉眸子來窺人家園秀也。生慙欲退。女止之曰。君勿去。阿儂本玩戲語。何須紅兩頰。可前近而晤語之。生益慚急。轉身入。而女郎猶呼喚不已。時僮亦由外來。笑不可仰。生叱止而問之。曰。彼誰家賠錢貨。著大不知恥耶。僮曰。彼東鄰家女。常伏牆頭聽主人讀書。亦不審姓氏。且曰。彼昨遇吾於街。曾託寄箋於君。吾思素無瓜葛。知非好事。故未敢應其請。亦不知果有兩面之識否。生聞言。焦躁欲狂。適僧僕王三汲水來。就詢之。王曰。女名絳蓮。乃雲令尹之長女也。君豈愛其美。欲致之牀頭。以聯魚水之歡乎。此非難事。若爲我作東道主。必作引線人。以撮合之。言已大噱。生憐然曰。何可。

奚落乃爾。我非見色而思漁者。從此再作輕薄語。當告汝主知。見生辭色俱厲。咄咄。退去。生由是閉戶讀雜汗。透重衣。亦不少出舒散。然由是迭聞女子吟聲。詞多取於西廂之淫蕩者。生明知其挑已。而亦僞作不聞。一日午。黑雲四佈。旣而雷奔電馳。大雨傾盆。水泡密塊於池中。檐流湧急於瀑布。及晚方止。而界鄰之粉牆已傾頽矣。彼此門窗。正相對。值生每出便溺。輒見絳蓮扶根窺視。態度輕薄。非言可喻。生恐其慾焰久熾。夜行私奔。乃召善版築者補葺之。及牆工竣後。而絳蓮之吟聲較前益甚。雖甚厭之。亦無如何。某日晨生起盥漱。見有物影飄颻窗上。急出視之。乃一紙箋。隨風飛舞。捉而閱之。書曰。景君愛鑑。自觀芳容。心切葵傾。每當夜靜更深。空韓寂寂之時。思君帽影鞭絲。不盡神馳左右。因以魂魄顛倒。常入夢魘。朝夕凝思。形消骨立。本欲迎風待月。以訂平生之燕好。孰意宋玉好色。迥異登徒。使癡情人徒雌倩女之魂耳。妾亦知名門秀女。宜守閨風。吟咏送情。實非本等。奈媒妁多詐。恒顛倒世上之姻緣。月老無情。常錯配人間之夫婦。恐以如玉之身。誤適牧豎之輩。君其知我心乎。噫。紅箋今乘風以飛去。無非陳孟光之鍾情。玉音若隨鯉而頌來。或可許王孫之下嫁。此妾之所希望者。耳言不盡意。絳蓮謹啟。生覽畢。怒甚。乃扯箋而碎之。繼作恨聲曰。無恥淫婢。欲陷我於非禮耶。可惜雲公清白。爲此女子玷辱殆盡矣。遂入室。俄憚由外入。謂生曰。老主人不知何時來。與僧談正酣。生聞父至。急往省。卓見生形容憔悴。屏去之。乃謂僧曰。豚兒近課何如。僧曰。雖鑿壁映雪之流。未足喻其勤也。請勿爲念。卓愀然曰。癡小子。果生命之不顧耶。

言已歎歎。勢甚懶。僧愕然叩故。卓乃歎容曰。吾以彼久作蠹魚之鑽研。必致心身之損壞。即使學成僧行。有何益哉。是以憂耳。僧笑曰。吾見令郎勤讀。甚爲老兄喜。不意老兄反以爲憂。世間寧有以惰教子者乎。卓怫然曰。是何言耶。我非欲其疏懶成性。不過勤惰適中而已。僧鼓掌曰。君勿躁。老兄果欲分其癡性。僕能爲力。卓曰。長老若肯代教犬子。則幸甚矣。僧承任甚堅。已而卓辭去。僧即躡足入生室。見生兀坐觀書。目直直不轉。立時許乃笑曰。勤哉景先生。生生聞聲。愕然舉首見僧笑曰。今日那陣風吹得羅漢到。僧笑曰。來若大和尚。獨不知覺。可謂心目專一。無怪若翁謂爾癡也。生笑不語。僧又曰。日因陋室。何等寂寥。卽閨中女郎。尙有時出門舒散。君何獨否。今日天氣甚佳。我欲偕君南山一遊。願否。生却曰。院中花木明媚。足供玩賞。我不慣登山徑也。僧曰。及時行樂。個人無趣。遂強挽之。生不得已。從之。未幾。至山麓。羊腸崎嶇。盤旋而上。花草芳菲。足怡情志。時日當午。炎熱如炙。二人至山腰而下。又東行數武。至一小溪。有數女郎。岸上浣紗。而絳蓮在焉。見生脈脈注視。似將有語。生急匿老柏後。坐大石上。僧笑曰。讀書人真無氣力。走若許路。卽乏息耶。若乘長風。破萬里浪。將何如乎。生曰。我非乏息。因眼熱欲穿。故略休息。況我等又非奔波事故者。何忙碌爲。僧因亦坐。生側良久。數女郎皆去。惟絳蓮獨留。生恐其復作輕薄態。乃偕僧從歧途返。而絳蓮亦嬾嬾從諸後。相距纔十數武。幸其不作聲。及抵寺日已西斜。生覺頭目昏眩。甚恨僧女之擾。已飯後。遂臥。左右尋思。夜半未寐。忽聞窗紙蘇蘇作響。喘息如牛。意爲樑上君子。時僅取米未

歸不敢出視。俄而聲益甚。生大駭。毛骨如磔。乃蜎縮寢中。聽其所欲爲而已。及半小時。聲始減。意其已去。繼房門丁丁作響。似以指彈之者。審其舉動。不類賊盜。乃探首問之。應曰。妾非偷兒。乃絳蓮也。速啓門。妾羅襪盡爲露水濕透矣。生曰。小娘子何深夜不寐。來叩人家門。我若有心。早已延納。請速去。勿吾擾也。絳蓮曰。妾非有別思想。一握手暢談。卽死不復矣。生曰。我與卿素昧平生。焉可以有別之男女。演成蕩檢之醜行。況卿本淑女。自有佳婿。請速去。倘爲人見。最不雅耳。絳蓮曰。君何嚴拒乃爾。速啟門。雞將唱矣。生怒曰。小娘子何太不知恥。頻向人囁嚅。不休也。絳蓮泣曰。君真不愛妾耶。數呼不應。乃嗚咽踰垣去。翌日僅返。生恐日久生嫌。遂整裝歸。及至家。仍讀於菜圃之小室中。月餘。生覺心熱如炙。四肢酸軟。遂病不起。繼嘔吐。嘔漚盈碗。診攝不效。旬日而卒。卓大悲痛。日坐生墓側。號哭不已。俄爲絳蓮覺。遂嘆曰。景君死矣。我何生爲。遂臥牀凝思。不飲不食。母怪問之。但有泣涕。數日亦卒。

騷國氏曰。絳蓮鍾情。可憐罕見。景生堅持土林獨拔。然女子鍾情。無可稱道。而男兒堅持操守堪嘉。故余於景之夭折。甚悼惜之。

宴昌

安東宴昌字師古。倜儻不羣。頃書雲霞寺中。時值夏令。熱甚。故每於晚間。移櫈廊下。坐以納涼。一夕。忽聞寺外

有女子笑語聲，疑而出視之。見女郎三輩。坐門旁大石上。一衣紅。一衣白。一高髻者。月光照視。容態俱爛。已而衣紅者作語曰。今夜月明時。景俱佳。當效謫仙輩。宴桃李園耳。白衣者曰。如詩不成。罰以何令。高髻者曰。例罰金谷可乎。二人曰可。有頃。一婢提小竹籃。自樹後出。置酒肴於石上。置畢。遂去。至樹後已杳。三人乃把酒對酌。酬酢良殷。移時。衣紅者作語曰。吾輩吟詩不必拘限體裁。但每人二韻。按次續吟。違者及倒韻者。酒師問罪。二人曰諾。衣紅者遂引吭吟曰。一望重嶂處。山中勝事尋。廟高鼉声掩。軒密翠微深。衣白者踵前韻曰。綠護門窗暗。藍遮棟宇沉。遙觀形隱隱。轉盼勢森森。高髻者亦踵前韻曰。濃靄欄干擁。氤氳戶牖侵。鐘鳴遠古寺。嘉景慰遊心。吟畢。三人鼓掌大笑。衣紅者曰。此五言六韻成矣。字皆作金石聲響。卽前清考秀才。亦未必不中。言已浮一大白。時宴旁觀。不盡疑異。念嶮巖中何得有此。玩其詩句。清麗可喜。更非俗女所能意。必仙媛偶遊人間。遂坐地以觀其變。適有黃耳聲。由西園狺狺飛來。衣紅者喜曰。正愁亂吟無趣。恰來好題。又作朗聲吟曰。犬每柴門守。村圍各樸紅。吠從三徑外。聽在百花中。宴聞此技。癢遂應其餘聲而續之。曰。騰憶同龍猛。音真似豹雄。三人聞聲。倍起驚奔。宴起追之。及過寺後。卽杳滅矣。返至石前。杯盤俱在。剩酒殘肴。味尤香烈。因就飲食之。及畢。又以巾裹其盤盞。携之室中。方欲解衣就寢。紅衣者忽搴簾入。怒容可掬。宴叱之曰。何處妖魅敢來。宴某閨闥女。亦作厲聲。曰。爾休狂野。遠從我。消竊取案去。宴曰。杯盤俱在。壁還足矣。尙有何說。女曰。若然。已便宜爾矣。二妹子將爾控於牡丹娘。娘。爾敢鑿。

堂以對質乎。宴素剛毅。因奮然曰。我七尺鬚眉。何畏爾等巾帽輩。卽刀斧之加於頸項。亦不足懼。況此瑣細事乎。遂下牀著履。從之出門。俄入一宮殿。金鈎碧箔。光明射目。朱門洞闢。旁立一侍兒。高聲唱進。宴乃登堂中。燃巨燭如臂。一女郎南面端坐。狀類貴嬪。左右立數女郎。高髻白衣者均在內。宴方近案。衆厲聲呼跪。宴挺身怒曰。臣犯何辜。嚴罰若是。嬪曰。今乃吾儕慶祝日。玉版姊妹歡會。爲爾所擾。爾旣讀書人。當思反已。胡可無禮。乃爾宴曰。偶爾孟浪。臣已悔過。金爵玉盤。取之雖非璧歸。何害。嬪怒曰。聞爾狂傲。恨深刻骨。今又當堂抗論。律所難容。卽呼武士。旋有少年持金瓜來。冰霜滿面。怒目橫瞋。挺立堂前。惟待命役。嬪謂宴曰。爾尙敢無禮否。宴勃然曰。以吾無心之小犯罪不至死。卽碎吾頭顱。亦無非法律之苛刻。吾本堂堂男子。安肯屈服於爾輩。士可殺不可辱。欲何如便何如耳。言至此。目如炬。聲如鐘。英偉豪邁之氣。使人攝怖。嬪大怒。卽令武士推出斬之。武士乃挽宴出。宴至門外。猶數罵不已。正行間。一巾車如飛而來。及近忽止。內一女郎謂武士曰。宴郎犯何罪。彼未遠答。卽高聲應曰。吾無罪惡。不過胭脂虎羣之無禮耳。女郎笑曰。別幾何時。忽剛狂若此。又謂武士曰。爾可解之歸。待吾審質畢。發落不遲。言已。車轆轆入門去。及宴入。一青衣女子已坐堂上矣。貴嬪旁陪品茶。笑臉盈盈。非復前此之悻悻也。青衣女子見宴入。欠身命坐。宴曰。罪臣豈敢當此。不罰跪足矣。貴嬪亦起立。笑謂宴曰。得罪先生。望恕孟浪。宴曰。臣孟浪。娘娘何曾孟浪。又揖青衣者曰。臣乃草茅下士。仙人何得見知。青衣者笑曰。妾小字柳絮。前生曾與君作並蒂。

連。今妹妹失禮於君。望勿見讐。宴曰。法律昭章。此乃娘娘不得已之爲。僕既見有德謝不遑。尚敢讐耶。然法律爲範圍。人心之具。萬不可枉。枉之即有私心。娘娘亦有私心乎。嬪笑曰。妾之私心。不過因姐姐而動耳。若無姐姐。噪來。千百宴先生。皆作土饅頭餡矣。宴因囁。時侍兒已將酒肴陳列滿案。嬪乃挽宴上位。已與柳絮皆下陪。而高髻衣紅輩。圍坐東案。宴笑謂柳絮曰。仙人與僕。何前生倡隨。而今生獨否。柳絮亦笑曰。凡屬離合。其間皆有數存。非偶然者。宴又曰。卿等均係何仙。請速告我。柳絮曰。姊妹們皆係花神。言已。殷勤勸酌。已而宴漸醉。遂推杯不飲。倚椅頹臥。大聲吟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女子大笑曰。宴郎醉矣。宴以宿醒難支。欲覓寢處。卽有侍兒引入一小閣子。牀帳精潔。乃登牀脫隻履。卽昏昏睡去。及醒。紅日照窗。乃臥已齋中耳。

騷國氏曰。前生合好之情。今生未斷。是花妖亦有人心者也。可敬也夫。

燕子

永清石濟川。自課齋中。見雙燕翩翩。呢喃石前。悅之。捉其一。閉置籠中。捕昆蟲喂之。弗食。惟悲鳴而已。石指之曰。爾因何跼蹐作不安態。豈因居踧踖。不若郊郭之朗敞耶。吾不知爾雌與雄。抑以失偶。故此怔忪耶。我非公冶。不曉爾語。然既落此。無可奈何。地亦當少免罷。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即使爾終日蹙蹙而覩縷。又安能乘風以飛去耶。世間如爾之遭逢者。數屬恒河沙。其不安之耶。爾不必作此態。此亦數耳。言已。中動情生。頗覺淒惻。乃就